

忆田流
『序』家常

张振国

因《人民日报》马鹤青、陈勇进、许仲英等资深老记者的推荐，我于1982年冬调入《人民日报》记者部当记者。当时的记者部主任是我最为尊敬的老报人田流同志。

5年之后，我在他的支持下，出了本新闻专集，书名为《民情·民事·民心》，他又为此集亲笔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言。真是：“人生不论短和长，知遇之恩不可忘。《民情·民事·民心》‘序’，情深意切叙家常。”

文曰：“八十年代初，第一次听到张振国同志的名字，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，很大的好感：安徽省马鞍山市市委常委兼秘书长，坚决辞官不做，情愿到《人民日报》来当记者。

大概我与他有相似的经历，他的这个行动才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和对他

的敬佩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《人民日报》领导就一再动员我回报社工作。从一九四五年参加新闻工作到一九六五年离开报社，积二十年的经验，深知报社工作是最繁重辛苦的工作。那时我正患严重的胃溃疡病，且已年近花甲，不敢答应。加上不久——七七年初又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，这事就搁下了。谁知刚出院，报社又一次一次来动员，非要我回报社工作不可。没办法，只好答应。但有一个条件：回报社后仍做记者工作，不做行政领导工作。他们痛快地答应了。一九七八年国庆节——也就是在我整整六十岁的时候，又回到《人民日报》做了记者。谁知领导上不久便以“大家一致要求”的名义，又叫我做了记者部主任。当时的记者部实在可怜，老同志所剩无几，十年动乱不但没有培养出新的记者，还毒害了不少年轻的同志。我的任务是如何把《人民日报》记者队伍建立起来——一张报纸没有自己的眼睛和喉舌

怎么行呢？！于是，一是动员转业的老同志回来，林里、商恺、陈勇进、高粮、刘时平、华山同志先后回来了；二是物色新同志，张振国就是其中之一。

张振国在安徽工作多年，无论在什么岗位上，工作都是很出色的。我们俩第一次谈话时，我问：“我听说，好像从省委到当地党委都不愿放你！”他说：“是的！”我又问：“咱们的新闻工作，特别是记者，是很清苦、很辛苦的啊！你的官虽然不太大，也不太小了，为什么自讨苦吃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爱新闻工作！”就这样，他成了《人民日报》的记者。

一九八五年，安徽新闻刊大约我给学员们讲课，我第一次同张振国同志朝夕相处十来天。他简朴像个农民，又敏锐像个猎人。他是老安徽，上上下下，见了谁都那么贴近、亲热，能说说知心话、“悄悄话”。我想这是他做《人民日报》记者以来，能写出大量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既有深度又有高度的通讯、报告文学的主要原因吧。他的大量有关改革的新闻报道之所以那样引人入胜，我想主要是他善于抓住萌芽状态的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新人、新事、新问题，看了使人得到启发、鼓舞，能增添前进的勇气。报纸上的文章不像上级的指示、文件，也不像学校的教科书，读者爱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。张振国同志做到了这一点，是很可贵的。

张振国同志身体不太好，但他没有一天肯把自己的光阴虚度，总是像猎人那样聚精会神又目光四射地深入生活、深入实际，攫取、筛选生活中的珍宝，并把它们变成四化、改革中的浪花，加入祖国现代化的洪流中去，他负起了一个党报记者的历史责任。在他的《民情·民事·民心》出版的时候，我衷心地向他祝贺，更殷切希望他的第二部集子早日同读者见面。”

故乡的火把节

时红军



我记忆中的火把节，不是西双版纳，而是苏、皖、鲁、豫交界的皖北地区，时间是夏历龙抬头的二月二日，也是连续两三个夜晚。那里有我的故乡，没有少数民族聚居，是汉族人自己的节庆。活动内容虽较为简单，却很令人亢奋，至今回想起来仍激动不已。

火把的材料就是当地人刷锅洗碗用的刷刷把子。那时候家庭刷锅洗碗用不起洗碗布，而是刷刷。刷刷的制作很简单，就是把脱了粒的高粱穗子刮去壳，然后用绳子扎起来。用它刷锅洗碗，既不湿手又干净利索，动作挥洒自如。

刷刷用到梢苗完全磨损，只剩下秸秆便不可再用，解下捆绳，散开晾至干，聚拢收藏，留苗作火把节之用。

2月2日之前，年幼的孩子们就挨门逐户地收缴，集中之后再交大人们一把把捆扎。由于这些秸秆长期刷锅洗碗，内浸许多油脂，又十分干燥，点火就燃，且长久不息。

火把节之夜，人们匆匆吃完晚饭，男女老少皆走出村外，玩火把的人大多是身强力壮的青年小伙，也有个条高胆又大、腿脚矫健的少年和姑娘。老人、妇女和儿童一边观看，一边扯着嗓子呐喊助威。

玩火把的形式和内容都很简单，就是两个邻近的村庄互相火攻。各方的火把手数量不等，大约都在五六十名左右，火把手们手举

燃烧着的火把，在各自阵前摆开阵式，便开始大战。一方进攻，一方反击，互掷火把，先是投掷自备的火把，而后就是拣起地上对方投掷过来的火把扔回去。火把掷来投去，火花迸溅，有如无数条火龙，在夜空中上下穿梭，来回往返，交织飞舞，恰似火龙大战，呐喊声、欢呼声，惊天动地，场面甚为壮观。

别看平时都是亲邻友好，此时却互不相让，谁也不愿后退半步。游戏如同战争，总有胜负。约莫两个时辰，或因“弹尽粮绝”，或因体力不支，或因斗志衰退，终有一方败下阵来。胜者不追，败者不退，反而聚拢一起，互相拥抱，欢呼雀跃，约定明晚再战。

故乡的火把节起自何时，并延袭成俗千百年？我不知道，多次请教长辈，也未获确切答案。但从其形式和内容看，应该是古代战争的遗痕，在冷兵器时代，火攻不是最常用最具杀伤力的战术吗？这个游戏（节庆）的全过程虽然简单，却展示了火攻场面的壮观，使人联想到它的惨烈。而以欢笑和拥抱结束，又似在告诉人们，忘却仇恨吧，同是炎黄子孙，何必为某些人图谋天下的野心自相残杀呢？你死我活，改朝换代，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。

现在一过春节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，有的在城里租房、买房定居了，村里只留守老弱病残，想再恢复这个节庆，已根本不可能了。50岁以下的人竟不知道，在他们的家乡还曾经有过这样的火把节。

人生真快，不知不觉进入“望远镜”的年龄。儿时的记忆有如影视的回放，一幕一幕常在脑海里闪过，有的模糊，有的清晰，唯有火把节的烈焰，龙飞凤舞地燃烧，燎烤得我热血沸腾。

分路口的武陟山

张亚琴

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古色、古香、古镇。曾经，一个飘舞着斜斜秋雨的午后，我穿过都市的繁华，走过一座桥、一栋屋、一条街，来到一个镇。行走在青石板上，桥柱上的石狮，模糊的铭文映入眼帘，水中的舟楫吱吱哑哑迎面摇来，那流水边的民居，它屋角上的飞檐和窗棂上的镂花无不在诉说着古镇的平仄押韵、水墨浓淡。徜徉在这座江南古镇的悠长小巷，那空气中弥漫着厚重的沧桑气息，让人恍如时光交错，千年的岁月从身边如风逝去。忽一回头，那街拐角安坐着的老人，浑浊的眼睛里刻着铭心的记忆，穿越这缭绕的烟尘，沉淀在古镇的声声木鱼中……

安徽古镇多，不但有宏村、西递闻名于世，还有高炉、水东、三河等几十座千年古镇。它们各具风情，各有其韵，这只有每一个到古镇的游者，心中才能掂出它的分量。其实，古镇的历史就是一个美的轨迹。每走过一条街巷，便对这种美增加一份热爱；每进一栋古宅，便对这种美增添一份记忆；每过一座桥，便对这种美增强一份感怀。古镇并没有因为残垣断壁而掩迹，相反在新世纪的阳光下，它又重新焕发生机，其实就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热切追求。

与徽州的众多名镇相比，分路口也许没有那么古朴，但是“皖西名镇”的名号也不是虚得的。分路口镇古就因武陟山而成名。

武陟山位于六安城西15公里处，溯河北岸，分路口镇版图的中央，海拔约六百多米。旧“六安八景”之一的“武陟积雪”极负盛名，有清代邱时成诗为证：“林峦不似旧，西望玉堆成。雁影净疑没，山腰瘦忽平。”由此可见武陟山的秀美清雅。

武陟山出名，是因为它是汉武帝南巡入皖首次登临驻蹕的所在地，山前旧有一台名“弩台”，传汉武帝曾试弩于台下。宋代山上首建“武陟书院”，宋建炎年间文武两位状元焦氏曾读书于此，旧有“焦状元读书台”等遗迹。焦状元名焕，宋建炎二年戊申科特奏进士第一。其弟焦炳传为武状元。传说焦焕携书童赴京赶考，途中夜宿一家客栈，第二天起程时，书童错将别人的包袱拎走。不知走了多长路程，主仆二人才发现此事，并于包袱中发现许多银两，焦状元当即命书童送回去。书童往返耽误了很长时间，等二人赶到京城时，早已过了开考日期。好在那年考场失火，延误了考期，焦状元才得以顺利考中状元。

同时武陟山也是红色热土，它是著名革命诗人蒋光慈的祖居所在地。而早在1925年秋，中共在六安就建立了六安特支。后来，国民党迅速在六安“清党”，白色恐怖严重地笼罩着整个地区。1927年11月间，中共安徽省临委委员兼皖中特别指导委员会书记周范文来六安，传达中共“八七”会议精神，领导六安、霍山、霍邱、寿县、英山暴动，决定以六安为中心，尽可能夺取六安三区反动势力的武器，组织秘密工农武装，“发动零星暴动以致大暴动”。武陟山农民暴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，它镇压了恶霸地主，建立了游击队，使皖西形势开始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迅速发展。

从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儿女建立了无数功勋，其中，开国中将军梁从学、少将杨植亭就是杰出的代表。

名镇分路口地灵人杰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。如今，它正如一只金凤凰，飞出这云雾深锁的大别山，飞向广袤的山外，终将为人所识。

皖人与老济南的情缘撷零

老茂

安徽省因其境内有皖山、皖水，春秋时曾被封为皖国，故简称“皖”。自古以来，江淮、齐鲁俱皆人文荟萃之地，壤接路连，民和货通。今年有幸多次来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——济南，身临其境地了解到泉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，不仅为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、“湖在城中，城在景中”而赞叹不已；更因知悉皖人或游历或仕宦于老济南结下的情缘而敬恭桑梓。

施闰章是皖宣城人。清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进士，历任刑部主事、员外郎、山东提学佾事、江西布政使参议，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举博学鸿词科，授翰林院侍讲，纂修明史。清顺治年间，时任山东提学佾事的施闰章，亲自参与趵突泉、来鹤桥的整修，并根据工程经过及完工盛况撰写《重修趵突泉记》，成为当今的重要史料。从这段记述中可知，施闰章全面负责这项工程，下大力气清淤泉中淤泥，尽可能恢复到原貌；采用南方产杉木作建桥主材，使重修之后的来鹤桥经久耐用；对桥的四周进行治理和装饰，并采取防范措施、畜污染泉水。当时泉城百姓齐赞这件为民造福之事。

周馥是皖建德（今东至县）人。勤于攻读，为李鸿章所器重。曾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长达30余年，参与筹建北洋海军学校，设立天津机器局、电报局、开平煤矿、唐胥铁路等事宜。1888年任直隶按察使，1902年任山东巡抚，后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、两江总督、闽浙总督、两广总督。生前辑有《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》。

《老济南商埠琐记》中，开篇一

文述及，年过花甲的周馥上任山东巡抚伊始，对西方文明给新兴口岸带来的变化而心动，加之多年追随李鸿章，对洋务较为熟悉，在充分调查研究之后，于1904年5月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名上奏朝廷，请求在济南自开商埠（当时青岛已是约开口岸，主权丧失），并将周村和潍县同时作为分埠。当月，清政府批准了奏请。是年8月，济南商埠总局成立，专司商埠内诸项事务。此举使济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主动自开商埠的内陆城市。

张恨水是皖潜山县人，1955年夏天，60岁的张恨水回皖探家，后经南京、上海、济南返回北京，在济南住了两天。以旅途见闻创作了中篇游记《京沪旅行杂志》，共分19部分，其中有两部分分别是大明湖、趵突泉。恨水先生著文认为，在济南第一要看的，就是大明湖了，着重提到了历下亭和铁公祠，用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和千佛山倒影湖中的绚丽画卷向世人展示大明湖。恨水先生赞叹黑虎泉、珍珠泉之余，以独特的方式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天下第一泉喷涌不息的壮丽与气度。可能与40余年的新闻记者生涯有关，恨水先生曾坦言：“我的游历来是不注重游山玩水，因为山水是静的东西。”而两篇游记对大明湖、趵突泉描绘的均为山水美，字里行间彰显其小说大家的细腻、学养，文学大师的功底、风范。

岁月流年，浮光掠影。皖人与老济南之往事情缘，留下一串或持久或短暂的记忆。明日撷零，且怀着敬慕之心暂表二三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，旨在温故知新、聊作谈资。